



832598

居業錄序

聖賢之學明諸心體諸身措之家國天下言語文字非其  
得已者也夫道固無乎不寓而吾心爲之統會行心之跡  
也言心之聲也孰謂知人者惟於其行不於其言感人者  
亦惟於其行不於其言乎六經四書暨夫程朱之論萬世  
所共仰賴不可磨滅道存焉耳敬齋胡先生諱居仁字叔  
心饒郡餘干人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  
生之門退而藏脩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  
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之則知益  
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者先生道明德立

居業錄

序

一

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  
之於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  
也其閒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  
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辯詳闡  
惟恐其或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  
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錄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皙有不可  
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強毅堅忍有不可易之  
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  
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

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

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雖然先生之道  
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  
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錄其志可悲也已其  
道可慨也已方且怡然自得若將終身不肯小貶以徇時  
焉嗚呼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  
悶先生真庶幾矣成化癸卯祐初謁函丈請教方恨親炙  
之晚而猶冀夫可卒業也踰年先生壽甫五十遽捐館舍  
豈惟祐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遺書於今廿  
載昏愚之質殊無進益然而每一讀焉懷若先生之臨其  
上不敢不思奮勵而圖無負於將來也若夫道德宏深言  
居業錄

序

二

論純粹膚陋之見未易窺測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尙論先  
生於天下後世也邪  
弘治甲子秋八月戊午門人鄱陽余祐謹序

居業錄要語序

敬齋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郡守于君世衡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稍厭之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心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絕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死哀毀踰節喪葬之儀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鵬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墨其衰以入公門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識者咸非笑之然縉紳閒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居業錄

序

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者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則一揮旒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沒齒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屨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亶亶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己焉雖其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已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爲

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先生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業儒至先生益窮然藜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說尤所不取皆搜剔根蠹而深闢之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自孟子沒後獨推尊二程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得與也先生卒於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紀其門人南京秋官員外郎余君子積手錄遺書二帙寄予其一卽居業錄乃先生平日讀書事事之暇有得於心筆之以備遺忘者也往年假讀於其長子崇修未嘗不廢書嘆息且語之曰此清廟之瑟不諧

居業錄

序

二

俚耳宜寶藏之以俟知者後崇修亦死其書不可復見今始得之早晚披閱頗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條循舊卷牘而漫錄之遂無詮次名曰居業錄要語文諸方梓與薛文清公讀書錄要語並傳庶知踽踽吾道者尚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溷淩草澤之間泯泯無聞於後伊誰之過歟此子所爲懼而深冀是書之傳播蓋亦出於不獲已也嗚呼將有讀其書而恨不與之同時耶抑俟揚子雲復作而後有好之者耶然則是書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蓍蔡也夫謹序其端以俟

正德丁卯春三月望日餘干張吉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本朝正統景泰閒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文清公其讀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徧攷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于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子壻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攷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尙有以識此哉畏軒楊廉序

居業錄

序

三

胡子粹言序

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錄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膏腴也破其膏肓也延舉入仕頗早見書苦遲引治中同知蜀郡始得薛文清公讀書錄於今崔侍讀子鍾所作而嘆曰盛哉國朝言性命道德者公一人耳既撮其錄中要語刻梓矣正德中參江西政又求余郎中子積得所謂居業錄者而鈔之悚然嘆曰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耳惜乎一命未霑九原

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子於此錄好甚山行水宿輒攜以隨比來楚救荒政暇則以此錄六萬餘言嗟子衰健忘後生末學亦恐未暇徧讀也又撮取其論學論心切要之語計六千二百九十字分上中下三卷錄爲一帙出入時習且命工刻之以傳題曰胡子粹言他日四方或有與子辛酸同嗜者見其約以求其博因其語而得其心讀其全書推其所學遭時遇主不爲一代巨儒名卿矣乎若然先生雖亡所以持世者固存也先生雖遠所以垂範者猶近也豈非斯文之願哉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別號敬齋餘子人居梅港閉戶讀書開門授徒蓋達於晝夜死生之

居業錄

序

四

變不知人世之有忻戚富貴者有所著述將以明道皆不得已而然亦非攻於文辭以干澤求知也余曩弔其墓下有志存伊旦學希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濂洛之後獨得其傳九原可作當爲執鞭之誅豈厚誣哉竊謂使先生生於周末與顏曾冉閔諸儒同游洙泗之間考德問業而上下其議論或可以爲天民先覺之亞吾宣聖當無隱居求志未見其人之嘆夫世之君子深造自得者亦有取於子言否乎序以驗之

正德七年孟夏吉後學吳廷舉書

胡子粹言重刻序

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閒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故一時學者往往推敬其人視其書不啻若粟帛然餘邑蓋嘗以是重矣但其沒既久向也及門之士今皆鮮見學者苟徒敬其名而不求其實讀其書而不究心其學前輩之流風餘韻不幾泯乎此則有司者所當亟慮也日者奉檄往祭其墓過其家求得粹言一書蓋分守吳東湖先生采輯所成逮其陞去乃始就刻故居業錄

序

五

邑人鮮得見之其爲書視要語頗有異同然於學者身心似尤緊切故重刻寘邑齋以傳諸邑之人士於戲讀子之書而學其學者其當自是始乎

嘉靖元年春正月旣望饒州府餘干縣知縣彭城馬津書

書以道傳傳不以道非書也道以正言言不以正非道也  
結繩時世與道忘不必書矣書契時道與書俱不必言矣  
書後而書書後而方策興表編衍世非洪濛道資詢稽則  
言不可已書不可無矣言正道傳言後不失畫前之意雖  
後儒言進而先聖之道先聖必取何後世道岐而言言岐  
而書淪澌畫契初意殊可令先聖見乎夫子欲無言之歎  
乃聖教真傳而聽言觀行其門賢善爲說辭者不少譙讓  
辭達一語惟其誠也若曰縱不得已而修辭達而止耳而

又爲之辭則爲曲學爲巧言爲遂非與世之習爲祝鮀事  
居業錄

序

六

者均所疾矣古勿論姑論秦漢以來迄今日其中號儒而  
言書者無慮數千百然言之於道不百有也道之於正不  
十有也舒策幹論通說愈表漢唐修辭家其業莖莖如是  
則瓦缶何與木鐸噪鳴奚諧雖鳳是修之者辭也非達也  
宋有真儒始有真言時又異說盈天下排異識真亦唯是  
大儒是賴今之儒又異矣誦習之聲盈天下人孰不以文  
籍傳諸言哉然謂之無傳亦可也言以道不十有矣道以  
正不五有矣世有真是者有真非者其陰陽易判也真非  
而迹真是真是而實真非則辭何以判業何以居儻不有  
一二真儒乎則意不直達辭不修誠舉後世言掃而歸諸

無言之天亦無不可者余自穉歲得見薛先生讀書錄又得見胡先生居業錄以爲天下正言在是遊宦來計必先生之說盈天下然問之都中都中無有也問之四方四方無有也閒有摭粹言拾要語取近時好尚之說梓之者而全書無有也余因懼先生之書將墜也它家之說盈而互之厭之也每攜家本以行本多模糊至楚亟爲訂之梓爲完書嗟乎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邁聖賢博及政教其於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藿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居業錄

序

七

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餘勿論姑論其書之時沈而升時晦而明余亟亟欲傳之意如此先生又有敬齋集其應酬賡詠之章多出正言乃與居業錄互發併梓傳之

萬曆壬辰夏四月望日北地李楨序

文敬先生向有居業敬齋二集與薛文清先生讀書錄並傳久矣顧先生於六經典籍惟熟讀詳翫涵泳義理不輕註腳而理有契心閒筆於書初無意于澤求知觀當世之目故詮次不加焉武宗朝私淑輩起後先著蔡或摭為要語或梓為粹言以備出入佩服之便而門分類別即北地李中丞楨再訂全書於楚亦未及也今上御極之初首崇教化學使陳公仰遵令甲所在按部急急以表章先儒為事餘水王巖兩生甄懷所詮次先生集上公閱而喜弃其端屬刻於郡刻成兩生堅請余序余碌碌吏鞅不暇齋心

先生言顧嘗聞先生先世惟操公教諭于越經明行修而知其淵源有自也退食之餘略一繙閱就中遠遡聖賢幽窮性命博而政教約及身心其說道理如泰豆氏教御立木為塗計步而置履之而行非若世之翔思高遠託言妙悟沈洋自意焉者自良知之說行而學者漸不復喜言閩洛先生以主敬為學的其言無以異於程朱然使循其說而行之此心惺惺容一毫昏昧否此心存存容一毫造作否此心徹內外貫動靜容一毫矯飾一毫虧欠否然則良知者即主敬之頭腦而主敬者實致知之要訣也從來學脈不容二而教法不容偏天之生人不齊而聖賢因時設

教其源若互濬而其流實互砥故晦翁之出爰有象山敬軒之後復有白沙陽明之興先有敬齋如車二輪如鳥雙翼此其用可偏廢乎哉自宋以來儒者之用不盡顯而其身亦不盡隱先生足跡不出里井而其學卒與文清公並稱今一新其書俾後之學者無忘程朱之說亦令知位不必崇高說不必玄奇師友不必廣遠志誠堅修誠實卽韋布獨立足以法天下而傳後世有志者其亦可以勃然興矣崇禎癸酉延陵後學張有譽靜涵甫撰

居業錄

序

九

居業錄序

天地之所以常存者賴有人心人心之所以不敝者恃有理以主宰乎其中故能縮三才而周萬化也然此心實聖賢庸眾同具之心而此理實聖賢庸眾所固有之理第不存養省察則同然者有時而漓固有者有時而失存養省察之功不至學必流於異端治必流於雜霸聖賢滋懼而兼爲天下庸眾懼是以戰兢惕厲咨嗟告戒而不能自己也餘于敬齋胡先生學聖賢而醇者也其行敦以篤其言簡而至齡幼年讀其粹言心好之而莫測其涯涘與上蔡慈湖諸語錄並存之及筮仕先生之鄉間先生之軼事讀

先生之遺文乃知先生之見諸言者皆其身體而力行者也居業一書直可繼程朱而接洙泗固非淺學可得而窺也是書向吳廷舉刻於楚張吉刻於粵李楨刻於三輔而惟王嚴二生分門編次刻於饒署爲尤便於學者歲久多瀟漫散失而先生之從諸孫思詔思藻家藏尙存二三出而葺之訂其訛而補其缺復爲全書梓而廣布之俾後學聖賢者知所歸

康熙壬子長至前五日三衢後學江南齡書

居業錄

序

十

張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寫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程朱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躬修體驗筆之於書古稱有德之言其庶幾乎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閒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見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

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制謂周官爲必可復又皆有體  
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有經  
而無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天資端慤存  
養深邃漸積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夫  
其從入之塗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積之久醇乎其  
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  
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  
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一敬旣以名其名而事其事  
矣然敬軒或出或處雖道不大行而風采發越表著當時  
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也者詳其底  
居業錄

序

士

蘊詎止此哉吾故因梓是書略爲刪訂以先生爲明儒之  
最醇而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一介而必彰用爲有  
志者奮興而淬厲也

康熙戊子春季儀封後學張百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其於人之望二公固爲第一端至祖國補蘇之入朝平其

其於人之望二公固爲第一端至祖國補蘇之入朝平其

其於人之望二公固爲第一端至祖國補蘇之入朝平其

其於人之望二公固爲第一端至祖國補蘇之入朝平其

蔡序

問其主曰漢國之遠明蔡先生之言曰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 大中丞儀封張夫子於

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翫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

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爲一代儒

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代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誌

之不敢忘至是將以授梓因不辭其固陋而序之曰當正

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踪

往哲而振拔流俗今觀敬齋先生何其心之細而氣之剛

也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

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

居業錄

序

七

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禦使者

出諸大門之外事之云平等語是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

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誠見夫

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

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鑿

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

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學程子所以有主一之功也詳考

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爲要以居敬窮理爲宗其研極天人

剖析理欲真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

事之間觀其主白鹿洞之教則毅然以斯道之任與白沙

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僮侗自大羅一峰張東  
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  
無假借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  
爲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  
可立致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  
也 夫子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  
學世之學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  
聖賢之奧不難矣漳浦後學蔡世遠謹書

居業錄

序

三

程序

余弱冠讀書自濂洛關閩而外其服膺不釋者河東薛文  
清餘干胡敬齋兩先生也歲在闕逢孰徐得承之餘邑竊  
私心自快以爲獲登敬齋先生之堂及下車諸生輒袖其  
居業錄屬予序予以管窺何能洞其萬一然研而究之談  
心性則闡皇降之奧義體用悉備也語問學則發先聖之  
微言本末咸貫也言事功則經綸化育而絀霸崇王之無  
不周也論道統則洞溯淵源而異端雜說之務決去也其  
旨遠其詞文醇乎其醇粹然大儒之言而其根柢則一以  
敬爲主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先生居敬之功可

謂至矣宜乎有明之從祀者四人而惟文清與先生人無異議也或者謂文清得時而駕功業赫赫在人耳目先生以布衣託足衡茅垂空文以自見得母體全而用未彰乎余曰否否昔宣聖以敬語仲氏而安人安百姓舉不外是先生以敬爲居業之本則坐而言起而行全體大用一以貫之先生之不一用於世亦何足爲先生惜獨是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亦不著先生之子姓勢雖寢衰然晉接間循循自守猶不失爲大家風倘奮然自興紹衣德言則先生之澤長矣是又予之厚望也夫雍正二年孟冬月澗水後學程光鄂謹序

居業錄

序

丙

沈序

聖學之成始成終王道之齊治均平皆原本於一敬然主敬之功必收斂放心謹飭言動至於踐履純粹而後克見之言筆之書庶幾乎紹濂洛之統承洙泗之傳其人豈易易哉前朝敬齋胡先生江右饒郡餘干人其生平行事一以敬爲主嘗主白鹿洞條約甚詳淮藩延講周易先生示王以禮節不肯絲毫假借所纂居業錄早歲嘗得誦之見其於經傳旨趣靡不發房啟奧所以紹濂洛而承洙泗者醇乎其醇矣故同時若一峰羅公東白張公議論往復相與心折而敬服之後此李及泉申文定諸公皆相繼疏請

遂以布衣從祀 廟庭余視學江右試信州事竣歷餘千  
之梅港知爲先生故居方徘徊瞻眺思從其人不可得適  
其裔孫祀生道任道儀以重鐫居業錄粹言文集諸書告  
成呈閱且求敘言余於舟次詳復之則見夫心性淵源學  
問工夫聖賢德業帝王事功以及古今制度之詳釐然畢  
具要皆貫之以主敬與薛文清讀書錄約略相仿益歎先  
生之道雖未大行於當世而其內聖外王本領所以衣被  
後學嘉惠來茲者大矣宜其廟食千萬世無窮也遂不辭  
援筆爲之序浙西海甯後學沈翼機拜書

居業錄

序

五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目錄

卷一 道體 計六十九條

卷二 爲學 計二百零九條

卷三 主敬 計一百三十五條

卷四 致知 計一百八十八條

卷五 力行 計一百一十二條

卷六 出處 計二十九條

卷七 治體 計一百五十九條

卷八 治法 計一百零二條

卷九 教人 計二十條

居業錄 目錄

卷十 警戒 計二十八條

卷十一 辨異端 計八十八條

卷十二 觀聖賢 計六十條

卷六 出處 計二十九條

卷五 主敬 計一百三十五條

卷四 致知 計一百八十八條

卷三 力行 計一百一十二條

卷二 爲學 計二百零九條

卷一 道體 計六十九條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一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頌校梓  
同邑後學李頌校梓

道體

此卷所論乃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曰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

居業錄

卷一

萬物共一太極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太極是理形而上也陰陽是氣形而下也動靜是其閒事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本然之妙理也所乘之機則此理流行而有氣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

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分上下只是一事  
程子所謂顯微無間也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陰陽  
卽是道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陰陽形而下者形而  
上者是所以然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  
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  
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  
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太極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此兩句宜細思

居業錄

卷一

二

理在氣之中所以主宰乎是氣者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理乃氣之理氣乃理之氣混之則無別二之則不是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元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  
是

有理而後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  
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  
故天地之闔闢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

識之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

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或曰修養家之養氣同否曰修養家所養乃一身之私氣私則卑矣惡人氣亦盛何也惡人乃惡濁粗暴之氣血氣之私也若清純剛直乃正氣也嘗驗之存心密則粗暴昏濁之氣自消理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爲氣氣乃理之所爲生萬物者氣理在其中卽爲性故說著性便遺不得理與氣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爲不善是

居業錄

卷一

三

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眾人如何動輒便爲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爲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稟於氣者而言則或清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爲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益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

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爲水而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揚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氣有聚散故以聚爲有以散爲無以聚爲實散爲虛可也橫渠以有無隱顯通一無二是也若理則雖流行不息乃形而上者無有聚散不可言虛實不可言有無故程子言莫實於理老氏言有生於無以虛爲道其言雖背然尚以有無虛實爲兩截佛氏則以有爲無以色爲空

併有與

後闕

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也理不離乎氣卽

此可觀理之不窮川上之嘆以此

居業錄

卷一

四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應酢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卽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閒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

居業錄

卷一

五

言合天人已剩著一箇合字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爲道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以道爲天地之本又以道爲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卽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氣之中也道爲太極爲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爲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理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眾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居業錄

卷一

六

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韓之說不辯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出來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言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交運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功後學非淺也

孟子在赤子入井時認取真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君臣之義性分所固有吾幼時見蜜蜂千萬共一王其王  
已死眾蜂亦食盡而共死幾次思之心甚慘怛物性之  
固有如此因可驗人性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  
可泯處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  
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揚子見道不明  
故曰善惡混程朱道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

居業錄

卷一

七

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  
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  
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  
旣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  
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  
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  
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慾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  
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  
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

子言性卽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詳矣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只是是一箇天理自其温和惻怛盎然於內者言之謂之仁自其剛毅斷制截然不苟者言之謂之義非判然爲兩物而不相通也如顏子爲仁而未嘗不義孟子集義而未嘗不仁如陰陽雖對立而陰中自有陽陽中自有陰蓋仁義二理實一理也陰陽二氣實一氣也

居業錄

卷一

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舍仁義則人道絕而亂亡至矣

先儒言仁惟公近之公則無物我也包涵徧覆無所不盡元爲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長蓋天地間只有這箇生理更有何物元爲天之生理仁爲人之生理元卽仁仁卽元天人未嘗二也

仁者道理之至親切該乎全體故孔門程門以求仁爲要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有生意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得此道於心謂之德德之全而熟卽仁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天

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說爲仁便是從心地上做工夫仁民愛物從此流出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爲本心之全德蓋兼四德而爲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故孔門之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求仁功夫必至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當仁之全體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

吾之本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者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欲人明此理遂此心

居業錄

卷一

九

韓子以博愛爲仁雖不是猶勝以覺言仁者故朱子訓心之德愛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數說而體驗之仁可得矣當然處卽是天理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說得盡

心具是理乃氣之靈者故養得心卽養得氣能養氣卽養

得心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者也

欲生於氣是氣爲主而滅乎理須使理爲主而氣順焉

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心與理本不相離逐物欲則離矣異端則離矣聖人則心與理一也賢者合於一也

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

居業錄

卷一

十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眾理具在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卽是天故程子曰言

合天人已剩著一合字

心雖主乎一身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知此則內外體用一而二二而一也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眾理眾理悉具於心心

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

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

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

此理先絕於內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  
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  
欲本心之虛靈是分內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內  
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  
則內外皆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  
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  
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  
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  
居業錄  
卷一  
十一  
亦物耳何能具眾理應萬事乎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  
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枯於形氣心則通乎神也

天下神速莫如心天雖至健一日不過周天過一度而已  
風雖急一日不過數千里心一思便思得幾千萬年須  
臾便思到幾箇萬里幾箇周天蓋心具是理理無不在  
千萬古共此理千萬里共此理所以思無不到故氣速  
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心之  
靈如此可不知所養

天下人共一箇心如克已在我天下歸仁豈非同此心乎

人心不同處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今人言心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居仁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彼又應曰靜無而動有彼信以為靜時真無心與理矣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靜而未有事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時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真無心無理又戒謹做甚又存養箇甚必有物在內故須主敬須存養故程子以為靜中有物靜中雖無所知覺亦有知覺在又有因程子說靜中有物遂要察見本體看未發已前氣象此又非也靜中只有箇操存涵養曷嘗有

居業錄

卷一

十一

看見察見或問周子言靜無而動有何也曰周子言無以未形而言非真無也乃無中含有也故朱子解之曰靜非無也以未形而謂之無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未發時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感而遂通之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動靜一理體用一源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心體本全元無虧欠或為昏氣隔塞或為舊習斲喪所以

要涵養者只要養完此本體則天德自全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蓋思慮未起乃寂然不動萬理咸備之時然此時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慮既發氣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遠而千萬歲一思卽在近而目前遠而千萬里一思卽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雖知人尙未知蓋人之知識雖無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見聞無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感以氣人則卽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則自其未形而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則一也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眾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居業錄

卷一

七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以太和爲道體誤矣滯於形者有盡妙於理者無窮理無窮故形亦生生不息謂之無盡亦可也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一終

卷一

四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二

鄱陽門人余祐編輯

北地後學李楨校梓

同邑後學李頤重訂

論學

此卷所言皆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  
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以究爲學之大凡矣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人才  
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曹倒在這裏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  
居業錄 卷二 十一

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塵所  
潤濁者爲所潤也用力之道當濬其源澄其流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既與  
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

此箇道理本然具足聖人非有加吾人非不足但人自棄  
不求

不學聖賢則學無歸宿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聖人必可學而至只是人不曉做功夫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

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眞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閒斷而所學熟矣

學不可放下須是時習必有事焉是孟子集義工夫程子居業錄

卷二

二

又以爲持敬工夫皆是無閒斷也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本心存處天理妙處程子以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凡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伯牙於琴瓠巴於瑟藝之於字皆至熟至精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至熟至精故神妙不測也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聖人由一而達於貫學者由貫以知一  
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閒斷與不閒斷識得  
如何未熟如何閒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  
而聖可至矣

此道無古今無前後無大小無始終又曰此道有古今有  
前後有大小有始終生而知之者發之於前學而知之  
者繼之傳之於後舍之而不學者終於愚也

心廣體胖是大賢事豈不贏了他未到此地便是受虧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

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

居業錄

卷二

三

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  
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  
理是工夫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  
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自生

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之事至親

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

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

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為無道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人無適直在心地上做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

居業錄

卷二

四

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不奈何

大本既立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窮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壹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潛心積累之久義理自當融會

事事理會過至於融會貫通以造於約則天下古今之理

在我有何不快活

須收斂凝定則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心無二用只要所趨正窮理明力行篤則心無所放而仁

在其中矣

志不可一日墜心不可一時放

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

人若日用閒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學便長進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

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人被私意所蔽天理卽亡聖人教人操存省察所以要存

天理去人欲也

學才倦怠便入於自棄

人須要志氣剛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奮發有爲然必尋

居業錄

卷二

五

師友講究實做工夫自當有進進而不已不使閒斷方

能有成

人之才氣大者多疎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

聖賢之學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

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粗者

雖能承載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

未發程子每稱之

古人之所以善學者以其能求止於至善

大學說箇至善示學者最深切今人之學者不求止於至

善故淺陋苟且終無所見

半上落下人難做半夾界事難做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勿言卽是修辭立誠非禮而言卽妄也非禮勿言乃  
立誠也修辭是修省言辭去其非禮者乃立誠也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忠信學之根本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  
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居業錄

卷二

六

學者要得不差須實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若得工夫真又無閒斷學須日夜長進

在小學近思錄四書上做得工夫真異端功利俱害不得

近思錄一書小學大學工夫盡有

入頭處最怕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到底  
要從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入則路頭正矣

人之知識才能本於性然亦不能不蔽於氣故性與氣皆  
當養之以復其初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全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  
養則日消

人之氣貴乎剛卻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先儒言學貴博不貴雜守欲約不欲陋

學而善思則學便有進

讀書一邊讀一邊體驗做做得一兩處到身上來然後諸

處亦漸湊得來久則盡湊得到身上來此則是大賢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不

然則書自書而我自我矣濟甚事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者未讀時是此等人讀

居業錄

卷二

七

了後又只是此等人夫今人讀書既不爲己又不深思而體之於身如何會長進

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是能實體而有諸

己不然則皓首窮經有不能明者矣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當爲故張南軒曰爲己者無所

爲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南軒董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爲學固己

與道離矣

學只爭箇爲己與爲人若爲己則學愈博而理益明若爲

人則學博而成雜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記誦爲

翫物喪志也

學知爲己方好商量做工夫

學不爲己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己之物

爲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箇當

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吾事也

學爲己方有著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己

學不爲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命全無干涉濟甚事

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居業錄

卷二

八

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

朱子深取之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

大高明充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卽純王之政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必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

得爲仁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卽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先難

後獲上義下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是無一毫私意智者雖見得真識得到未免起些計度  
故曰利仁

學只是修身功業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業爲心以功業爲心非惟失本末先後之序心亦難收程子曰有顏子之德自有孟子之武功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人人各盡其分而理則自相貫通至天地位萬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備而交相爲功也

一本者無一物不是這箇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斷了成  
居業錄 卷二 九

二本去故程子言放開意思打了習心方能與萬物一體方能合內外之道天人又何間哉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是天下同一箇自然機會不用智計安排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程子曰忠信而出忠信而入爲學之本也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

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故孔門以此爲學之本  
忠信則不雜人僞所以爲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  
忠信是進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天下事皆從我這裏做故曰大本達道

大本立則達道自行故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  
道只有一箇體用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在物  
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卽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於己

居業錄

卷二

十

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  
學博而不精則流於駁雜

學不正雖熟何益非但無益爲害最甚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學要  
來身上做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實底道理

五倫人道之當然廢一則人道不立矣

願諱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

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顧謔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禪家心無主靜則定動則亂矣  
所以顛倒錯亂今躁急之人便無才是心亂也

心理不相離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理明則心必明  
明明則理亦著存心窮理交致其功方是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聖學用功之要莫切  
居業錄  
卷二  
七

於此

窮得此理於心又須存養省察工夫到方無罅漏

爲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未發之前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裏做去  
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

處流出

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

安也

窮理不周徧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於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駁雜之學非真能窮理不足貴也

縱能窮得此理然無持養工夫此理亦茫然無歸著處故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後有定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居業錄

卷二

五

此箇理天地閒甚事出得出則有害然必知之明信之篤守之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閒正當事業博厚高明悠久無疆自此進矣

知貴精行貴果

知既眞行必正亦有因事之差而知亦隨而差者

天地閒正氣須養養只要直直只是義

得此理而不存養隨失之矣非因得而後存養

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者也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

必精察其是非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提起一箇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存養卽所以立本窮理卽所以達道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

居業錄

卷二

三

窮理窮理後若不存養則理無歸著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

存養工夫不至則省察工夫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存養甚難蓋動靜體用本非兩事當隨處致力

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道理到貫通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

初則一事一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只敬

以自持事物旣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省察然

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底理體用本末實一貫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誠哉是言也若不誠

敬道理便把捉不住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體也義用也內直則外方體立則

用行也

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性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

曰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

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僻之干無

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

有準則移易不得

居業錄

卷二

古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無私心而當理則仁矣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極處既到極處則誠立矣誠立

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

口居龍見淵默雷聲是道理昭然不可揜也

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造爲撓之卽堯舜氣象

爲善最樂卽心廣體胖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測而知便難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卽是集義

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

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

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離勿正勿助長是亦  
入行其所無事正與助長卽私意造作而有事矣豈順理  
之謂哉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  
擇而審處也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  
於人

物我一理人之善卽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爲私  
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  
居業錄

卷二

五

而不貴玄寬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內外一致處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  
有爲也

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  
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政日積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  
恭而天下平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

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天地萬物一理之所爲是理處天地且不能違况於人乎

况於鬼神乎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

此理吾固有之物棄而不求富貴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內外輕重之等也或曰富貴得之可以榮身道義亦可以榮身乎曰此何言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仁義也苟無仁義則人道絕矣那些富貴更作何用仁義旣滅敗亡亦至昔成湯不殖貨利而富有四海桀紂聚鹿臺之財終至亡國榮辱可見矣或

居業錄

卷二

六

曰此以國言若人家乏財則衣食不足何暇治禮義曰古人以禮義立身以財養身但當以義制利不以利害義故程子以只營衣食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義不可苟

天地閒只是一箇理更有何事古人戰兢惕勵只是欲不失此理而已溺於空虛者是過而失乎此也流於功利者不及而失乎此也所以民鮮能久矣

今人學不進者只歸咎於天資是自棄也傳說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皆是學之功看朱子晚年學甚進今人只是

或作或輟枉過了日子及學不進則曰天資局定非自棄而何

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竊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出則禍敗至

此理程朱出來發明已盡開示工夫甚親切如何今人甘於自棄不自棄者又差卻工夫故此道寥寥

異端之學雖不正所守甚堅確故自立不回強梁益甚吾黨之士卻多柔弱多失所守

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居業錄

卷二

七

來做不使閒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

勇猛奮發之後須尋箇著實工夫做方能循序漸進日就月將以至成德若無日用常久工夫縱有英氣只成狂

妄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有德者易爲才有才者易爲德此才德相資處才之善者卽是德德之備者必有才

人之才德須是學則可長格物窮理才便進到誠意正心

後德便熟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這箇發出去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傷只  
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誠萬世法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又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  
慮朱子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不敢睡又  
曰要得坐忘便是坐馳然則若何而可也曰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便是行其所無事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  
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靜處

一息不存則天理卽便間斷

居業錄

卷二

六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有  
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看有才氣底人老年多不及少年是他無學問持養工夫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  
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  
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  
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草廬言三十年  
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  
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

則後面工夫更多

吳先生所言勉人及時用功胡先生所言勉人隨時加功

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蓋棺吾事畢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時便揖讓湯武當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不書而選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輕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

居業錄

卷二

九

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廟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爲輕君天下爲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苟且從俗爲權者以機變處事

為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今人為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古一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生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

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

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

居業錄

卷二

手

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學者去得一箇謀利計功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為利利即義之所為也故

今日以義為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

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修於己也心廣體胖推於人也

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劉遷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

殷富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亦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利孰大焉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當今秀才難教某對曰只有兩箇人教不得他問是誰曰自暴自棄者

天下人才要聖人出來得位收拾隨其所長而用之苟無聖人在上裁而用之則清高者多隱逸才智者多趨功名曠大者多入異端

只是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地可立上面做大遂流於居業錄

異教

卷二

三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利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又無好藥方治得遂入彼去

今人未曾做得下學工夫便欲貪求高妙如何不入異教去未曾識得聖賢作用便要建立功業如何不入權謀

功利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眾今被陳公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嘆哉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爲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尙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合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居業錄 卷二 圭

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

早皆流於異端

周子合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狂妄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今天下自功利詞章之外不歸於老則歸於佛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

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  
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  
所以多流禪也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  
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  
見其清高廣大乃爲正學

今人之學多是對塔說相輪

今日立心高者多流於禪以下者俱入於功利此道理實  
無告人處

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  
居業錄

卷二

三

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  
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  
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先王之教不行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道之孤  
宜矣或曰今科舉害人多人聰明多去習科舉曰科舉  
雖害人多只害得中人中人已上害他不得上等人習  
科舉亦容易况中科後亦脫得豈如異端愈聰明者陷  
溺愈深若王教行則高者可爲聖賢中人亦可進爲君

子

人好閒散虛靜者不入於老定入於釋好事功者多入權

謀順理則無病

朱子曰古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於傳註理會史學便流於功利不然卽入老佛此天下古今之通病所貴居敬窮理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此等處最宜理會此等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自王教不行百事不是才思聰明浩大者多曠遠無實或入莊生無何有鄉者有之好清高者或入黃老者有之居業錄 卷二 焉

做身心工夫不得其要入於禪者有之下此則詞章功利矣若要不差須是依小學四書著實做下學工夫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禪學空自高大俗學徒自卑陋

今人只是箇好大喜奇妙憚繩檢故做出許多病痛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

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  
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定此過中  
者也又豈善學乎

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  
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  
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  
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  
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  
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居業錄

卷二

此本於此不若其理  
對對  
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  
具又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  
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  
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  
者也又豈善學乎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二終

